

## 附錄

### 玉田民間戲劇的概況

高雲翹

在前幾年，玉田頗有承平景象，而廟裏的神佛也似乎比離亂時靈驗，到了廟會期，戲班子的戲攬子，和董事們議定價，訂了合同（即是寫戲），即在廟前搭台唱了。大都是四天。城廂廟宇頗多，一年四季，幾乎不斷的有戲；集鎮是該唱必唱；村莊，若有錢的，也要樂一樂；因此看戲的機會頗多。雖然要飽吸塵沙在戲樓下去受擁擠，可是並不覺得苦。

那時候，戲可算真盛，也確有些成績，一般人精神好像興奮了，小孩們也會報「俺楚國大將……」，野地裏可聽見「左臂上中飛鏢鮮血淋漓染紅征袍……」，郝振基白雲生狗油大金鐘……成爲口頭禪，——好個黃金時代呵！自從長城戰事發生之後，玉田已民不聊生，那裏還有心腸再去娛樂呢！

在玉田最普通最有歷史的戲是梆子腔。一般人講究他，學他，總算老交情了。可是本地人並沒有唱的，梆子班都從唐山寫來。這多年來也曾出了幾個爲人所樂道的角色，鬚生最著名的有十二紅，如麻子紅瞪眼



紅十七紅……等。青衣呢，有小香榮劉香玉……等。花旦呢，有水仙花海棠花……等。武生李雲橋，那是最著名的了。這些人物，我可沒趕上，都是從人口中聽來的，現在還有人哼他們的調子。

我趕上的鬚生，就金茶壺海棠紅小喜兒三個，他們已全老了，可是氣力還很足。金茶壺雖唱中有「外吾外吾哪呀喂」爲人所不喜，但氣魄很大。海棠紅調好而作工不如他，小喜兒的作工也很佳。

在黃金時代，普通的青衣是大金鐘，他是票友下海，由鬚生改青衣的，扮像作工全糟，但憑他那如鐘的嗓音，竟可紅了。鬚生是大金鐘的妻余寶紅，尙受歡迎。

梆子班的台柱子得讓花旦，若沒有活活潑潑標標緻緻的花旦，那班萬也弄不好，但梆子腔調，頗合於悲劇，如蓮花菴燒骨記之類，多能使觀衆下淚，所以青衣一角，亦頗重要。至於鬚生，幾成青衣的附屬品，此外一般人還有一個嗜好，即愛觀俠義劇，所以梆子班中，略附有西皮武生的。哈！別看皮黃有那大勢力，在玉田竟作了附庸。

後來人們看梆子似乎厭了，於是崑腔便於民十八九復興。崑班的人，全是本縣的，多在五區四區一帶。在清時曾很盛，到民國就有些衰微了，他復興的原因有四：（一）卽戲價賤。梆子班每台（四天）至少百八十元，崑班幾十元卽可，甚至管飯就行。他們有時分爲兩班，有時合爲一班，也有五六十人，所以戲價特別賤的原因，據他們班裏的人說，他們都是戲東，「他們唱戲並不爲錢，爲的是提倡崑曲！」（二）崑班演員們，作工實在比梆子班有工夫。（三）樂器大鑼大鼓，很能警人。（四）社會上對崑曲演員頗重視，呼之爲「先生」。

這樣，崑班竟子這黃金時代的中心了。著名的有郝振基邇來的白雲生，白玉田，白玉珍……等幾個角色。老實說，一般皆愛看他們的作架氣派罷了，對唱詞，是一絲不懂。所以重唱的如陰陽告，佳期，思凡之類。



，很少有人歡迎的。夜奔也有林徐大戰，不是一人出一人進了。鄒振基最常演的是棋盤會，負荆，打子，草詔，這些戲，演時台下皆能無聲息。其他演員，也賣氣力，故能極一時之盛。

崑班最大的優點，即是無配角正角之分。正角也得打旗。所以是整個的戲，不是一人的戲，絕無半身不遂的惡病。

崑班的角色名稱也很個別：武生分「大武生」「二武生」。大武生如岳飛秦瓊周遇吉之類。「二武生」如武松林冲之類。至於方孝孺鄭儋羅藝之類，則叫「苦生頭」。花臉有「文花臉」有「武花臉」。

本縣裏，有唱高腔的一位，人多呼他爲「唱高腔的」或「王大脚她兒子」。他本叫王義榮，是唱高腔唯一的人物了。本習「花包頭」（老旦）。但因無對手之故，陰八齣陽八齣不能演了。而大唱其古城會，河梁會，單刀會，贈馬挑袍之關羽，賞軍，打朝裝瘋，釣魚之尉遲。他如北渡，寄信之類，也常演。要說人歡迎，真提不到，不過是個歷史人材罷了。記得城內還有個楊老頭，會唱高腔，曾由人架上台，票了一回大捉妖的呂洞賓，可謂清興不小。

義昌本習「二武生」，少年時演趙雲最佳，如今演「大武生」亦可，嗓音沙騰，神情逼肖，也會高腔，是「王大脚她兒子」的唯一配角，可是不在後台與他接腔的，水撈雙印之董洪，也是義昌扮，這齣長本劇，頗能使一般人愛看，故常演。

義重是「文花臉」，嫁妹，冥判，功宴，山門，五台之類，演得都有意味。

狗油也是「二武生」，有時還去小生，扮像和嗓音，與義昌全同，惜因抽白面的原故有些氣力不佳！

崑班在當時可算爲首了，較之梆子班確勝，作工不用說，臉譜，火彩等，更高一頭，而前清時的威名還



在，每逢對台時，他不開台別班是不開台的。

本地除崑高外，還有影戲，——說到這裏，我要插入些閒言，舊劇在現在是有人注意研究了，而研究他的動機，也不過因為他是中國藝術之一，具有特點美點，和有民衆教育的價值罷了，而藝術多麼高妙，只給藝術家賞鑑是不許的，所以歸根還是有民衆教育的價值的一方面重要，可是民衆是在鄉村的，戲劇是在都市的，其間相隔多遠？所以一般舊劇研究家，批評家，僅就都市上的戲劇來批評，來研究，費盡辛苦，絞盡腦汁，結果不過給少爺小姐們造了陶情的藝術，民衆是看不到的，其價值何在？

鄉村的舊劇，無論多賤，百八十口人的吃喝，也不是少數錢可以對付的，因此；我想，對於民衆最合宜的戲劇要算影劇了。

先計算一班影的人數吧，一把線的二人，掌鋒的一人，彈絃的一位，這是必有的，其他打鼓，打小鑼，等就由唱的兼了，唱的呢，生一人，小一人，大一人，髻二人，丑老旦一人，這已是極闊極闊的影班，普通把線，掌鋒的多還唱，共只十人而已。他們能吃多少？每夜至多的價五元，一台只二十元。普通不管飯十二元的也很多。

賤，台子簡單，占地方小，一方丈多的地面就行，況且在夜間演唱，更與日間忙農以機會，這多有價值呀！

而他的藝術方面，也不示戲劇以弱，尤其是影人子，這點不是本文的範圍，且不說他。

影戲和電影這兩個名詞幾乎不辨了，而誰又知道影戲是中國固有的名貴藝術呢？唉！

影戲雖無都市之福，在鄉間是有勢力的，四季裡隨地都可見到，所演的都是大本，四夜或不能完，最長



的是萬寶陣，演完了得一個多月，最普通的則如五鋒會，青雲劍，二度梅，劉秀走國，施公案等，有時也演短的單支如尉遲大海招親，綠球墜樓，殺樓，岳蕭醉酒，全家譜，鋤美案，鋤黃愛玉，鋤葛登雲，天河配……都常演。

影本內容可太難：神怪最多，團圓次之；影響甚大，「遭劫在數，在數難逃」的圓滑學說，怕更要勝利了，所以編造新的影戲本，乃是刻不容緩的急務。

玉田好皮黃的不是沒有，不過沒上台的罷了，林南倉娘娘廟小和尚曾成立過票房，票友們一度附在崑班露演，唱工我不說好歹，因為比我強的多哪。作工雖也一定比我強，但「搖頭擺尾去心火」這節段錦，也太熟了，所演的多坐宮一類坐戲，並不像在平津似地一板一眼的拍唱，又有點次火熾，因之，不能興旺，至於礪子戲呢？這種出世不久的戲究竟沒多大根，誰得意他呢？雖大姑娘小媳婦看得入神，終於沒得發展的。